



欧洲帝国主义的 经济论

〔美〕艾伦·霍加特 著

张伯电 李传章 译 王烈望 校

38

求实出版社

W·W·Norton & Company·Inc·New York

根据W·W·诺顿公司1977年版(纽约)译出

欧洲帝国主义的经济论

〔美〕艾伦·霍加特 著

张伯里 李传章 译

王烈望 校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4印张 8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80033-089-3/F·11

定价: 1.60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艾伦·霍加特是墨尔本大学经济史教授。

本书的中心是解释什么是帝国主义及其产生的动因。为达此目的，本书基本上按照时间的顺序，列举了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古”今各种有代表性的解释，展示了一幅“欧洲帝国主义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画卷。本书提供的内容和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比较关于这个课题的种种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异同与斗争，从而得出自己的科学结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当然，且不说作者是否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用心”，就本书的观点来说无疑深深地打上了作者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且即便是引证和解释某一学派（或个人）的某一观点，也很难说都符合被引证者的原意。这些都需要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加以判断和鉴别。

1989年10月

总 序

谈“欧洲帝国主义”，意味着还有其它一些形式要探究。事实上，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形式是很多的，虽然在一个普通村民的意识中，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人不会觉得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有什么不同。罗马人为帝国的道义而争辩；现代欧洲人至少也曾以同样的关注拟定其资产负债表。到十六世纪末，西班牙人争论着他们广阔的海外领地是使他们富足起来还是使他们走向没落。十七世纪，托马斯·曼和约瑟亚·柴尔德爵士那样的英国人，争论东印度公司输出贵金属条块的影响的好坏，正象其后代将会争论输出资本的影响一样。这个争论的最后内容是霍加特先生在本书里所考察的时代——最近二百年来的工业时代——的特征之一。只是在这个时代里，“帝国主义”一词才诞生。尽管“帝国”的名称已有五百年的历史。

这个震动了世界的新词，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定义。正是在霍加特先生的第一句话里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的问题。还有其它一些历史名称也同样需要解释：封建主义、文艺复兴、文明、革命。学者们已经取得如此为人们所称道的进展，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凭借着争论这种日常名称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或者是否是什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地被关于这些名称所代表的重大问题的论战所激励而认真地思索，被批评家们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挑战

所震惊。在其它这类问题中可以例举自由贸易对保护制度、不景气及其治疗、战争及其原由、工业化及其如何开始或者能够如何开始。帝国主义问题有着占据中心地位的殊荣。它与许多或者说几乎所有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也与法西斯扩张主义——一个在西方很少有人认为是经济术语——的问题密切相关。

帝国主义是一个相当困难和复杂的概念。当代很多最有才智的人已经对它作过自己的努力；因为世界经济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了，还因为每一个新作者都不得不考虑那么多前辈们的思想，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变得更复杂了，此外，它还受到感情激动的强烈指责。通过这个迷津的任何向导承担一个象详细解释“天书”*那样吓人的任务。对霍加特先生为保持天平的平衡，为给予他的所有见证以公平的地位而采取的不偏不倚的用心，读者将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霍加特旨在评注，即在每一部分他都概括了一个学派或一个人的基本观点，并加上一些自己的批评性评论，充分地发动而不是抑制我们的批评能力。

为鼓励探究原著，进而追究引起人们兴趣的思想，这里有一个范围广泛的文献目录。它限于英语写的著作，但是，除了有些用譬如日语那样的语言而写的尚不熟悉的新作之外，它包括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著作。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目录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如果对此熟悉的任何人认为有什么著作遗漏，他可以把它补列进去。例如诺尔曼·安吉尔

*“天书”的原文为 the doctrines of the “four-and-seventy jarring seats”。——译者注

（他对庸俗的侵略主义论斗争了多年）还有伦纳德·巴恩斯（最近八十生辰，崇敬他的老友们是不会忘记的）。

这本书是献给那些倾心于、或者至少有意于（即便是勉强的）从经济理论中学到点东西的人们。我们中爱好它的人自然不多，而明显厌恶它的可能更多。H·G·韦尔斯抱怨经济学家已创造了一种作品，它“一万倍于所有中世纪大学教授倾倒出来的臃肿、枯燥和愚蠢”。从那以后很多年过去了，经济学仍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部分，它正在越来越多地侵占报纸，市民们应当尽力使自己知道经济学包含了多少真知灼见，又包含了多少胡言乱语。对于所有的学校教育，现在是对它那些特殊的术语添加若干内涵的时候了。每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都曾需要自己的词汇，但是象韦尔斯那样的反应常常由不必要的含糊、臃肿的专业术语所触发。当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却受着类似的华而不实的行话的感染。当“普通读者”（这大概是几代售书者偷偷接近的虚幻人物）学会批评地阅读时，作者们就会较多地企图以长音节词来填充逻辑的不足。促使我们注意一些这样的不足，是霍加特先生的重要目的。

另一个容易产生的经济理论趋势是爱好抽象，这一个倾向把世界提炼成鬼怪的数学形式。就其自身的限度内，这个程序当然是可以有用的。尽管经济学可以用图解和对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当它保留纯粹的意义时，它仍然是研究人类行为，调查一个受重和规律支配的领域。一个象帝国主义经济学这样的题目，突出地适合于使理论重新与现实相联系。这个课题的任何学者将善于由此及彼不断地转向真实的历史事件，并力图判断他们看来在同一个方向上达到了多

远。霍加特先生的文献目录提供了一条途径，它通向帝国历史中任何一个角落，也通向隐藏的假说及其推测。

J·A·霍布森在第四章关于“帝国主义的批评家”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1902年著名著作*的两个方面都是强有力的。人们可能反对他对最近某些殖民扩张的事例给予了过多的重视。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具有自己的特征，然而不能够指望哪个特有的事件精确地相当于某个一般理论。这里出现的其他一些人直接知道帝国怎样发挥作用，知道外国对棕榈和松柏行使统治权对那里的居民意味着什么。伦纳德·伍尔夫在转变为帝国的批评者以前，是锡兰的一个公务员。霍加特先生评论道，本书中出现的这类作者可能受到质疑，因为他们不是自我负责的经济理论的代表者。他的回答是，无论这些作者的根本利益如何，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经济要素的重要性。或许还要加上一句：实际上当今每一个对这个课题要说点什么的人都知道这些作者，也知道争论进展的程度。

本书的八章中有三章主要被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所独占，而这个份量决不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不是阐述殖民地及其影响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多的思想——，他并没有留下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学的论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实际是这一课题的奠基人。正是他的追随者通过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必然性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个课题公开出现并成为紧迫问题。马克思思想要通过证明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激化下趋于灭亡的必

* 指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译者注

然性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他们的解说就是循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激化导致崩溃的分析来进行的。帝国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在其整个生涯的某一阶段上活动的一个注定部分。资本家受到利润率下降的困扰，并且象企图延长夕阳的时间那样徒劳地逃离这种困扰；或者，资本家可能用这个或那个权宜之计来延缓利润率下降，其中最突出的方法就是帝国的扩张。

在舆论批评和越来越多殖民地起义的压力下，帝国主义逐渐呈现出一付丑陋不堪的面目，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也退缩进了他们的内部堡垒。对一个在这里引路的人，霍加特先生同其他很多理论家一样，明智地评论道，“熊彼特的定义是他的分析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他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无目的”的扩张，它根源于工业化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对这个工业化前的时代注意得太少了，而熊彼特可能一直植根于坚实的基础上，把建造帝国大厦的动因追寻到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的整个复杂社会那里。按照完全不同的看法，兰格被视为考虑过那个动因——或好或坏，作为多种因素而不是被减少到任何单一要素——的人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霍布森在这些人中是最卓越的。尽管列宁通过如此大量地借用霍布森而褒扬了他，但正如霍加特先生所说，霍布森基本上不在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因为他认为通过对病态的帝国愿望进行社会改良就能使资本主义得以净化。而在列宁看来，任何这样的意图无异于力图变老虎为食素者。这确实是古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根本争端，后者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祸患都愿意认可，然而又不把这些

祸害视为根深蒂固不可分离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的和显而易见的帝国几乎都销声匿迹了；葡属非洲是最后沉沦的。帝国主义是一件历史遗物的看法常常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霍加特先生没有如此轻率地停止质疑。历史上的剥削形式一直是变化多端的，但根本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重大的经济关系由于政治的独立而发生了什么大的改变，即使假定在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改变是确实的，情况亦然。反对者坚持，帝国主义只是让位于“新殖民主义”，或者说意在同样的寄生的非直接统治。霍加特先生提醒我们，凯恩斯主义者的看法（本书第七章的主题），就国内经济来说可能已经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但是它不意味着要求放弃相信外部扩张的好处这一看法。从霍布森以来，在争论中曾经显得如此意义重大的资本输出，在当代正以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规模进行，甚至伴随有某些新出现的资本相互流动，例如日本人投资于加利福尼亚*，阿拉伯人投资于米德尔赛克斯*。

从前帝国主义有助于对外征服，而现在人们（例如“多国公司”的辩护者）告诉我们，它的结果是解除贫穷。本书到处出现的主题是，欧洲已经感到日益需要表明，它的政治和金融力量不仅给本身也给其他居民带来了好处，从而以此来为自身辩解。在帝国全盛时期，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极为慈悲圣洁的。在汉普顿宫的古老挂毯上画着四个大陆，欧洲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女神，她正在马车上把文明之光分送给

* 加利福尼亚，美国太平洋沿岸一州。——译者注

* 米德尔赛克斯，英国东南部一郡。——译者注

非洲、亚洲和美洲并接受这些感恩不尽的国家回报给她的贡品和礼物。长期以来，欧洲的主要自豪是与其它各洲分享其优越的宗教；这种分享越来越多，特别是自从放弃直接统治以来，“西方”宣告了将愿意与其它各洲分享其高超的技术。正如霍加特先生所说，理论家们一直在探究这个可能要依赖经济增长而扩展到“落后”国家去的进程。

有一种乐观的观点：当今（如果不说过去）“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经济交往带来的好处是相互的。对这种论点的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又走在了前头。在本书第六章会看到，新马克思主义碰上了新殖民主义。不能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断然肯定现代资本主义不能为贫民阶级做好事，因而推论富国不能为穷国或其大多数国民做任何事情。当然，不管什么原因，相当多一些穷国的境地似乎没有得到改善。要验证某一事物（如果存在的话），空口无凭，实验为证。与此同时，我们可能正在步入一个资源渐渐耗竭的星球上，为生活必需品，而不象迄今为止的那样大多数为剩余产品而竞争的时代。换言之，其结果可能是，真正经济帝国主义时代仍摆在我们的前面。尽管可能有此结果，这样说还是稳妥的：我们从霍加特先生这样的论述过去的历史及其内在意义的书中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能得到一个不太悲惨的未来的希望就越大。

V · G · 基尔南

序 言

本书最初的思想是在与我的同事J·P·福格蒂博士一次讨论时产生的，后来他保证了本书的完成。我谨以感激之情对他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示谢意。E·A·比弗博士对本书早些时候的草稿的有价值的评论是特别有用的；杰弗里·布莱尼教授也如此，尽管他声明在这个领域知之不多。H·M·罗伯特教授、W·普雷斯特教授、C·S·索珀教授以及M·查尔斯沃恩博士都对本书规划的各部分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对此深表感谢。我也要感谢V·G·基尔南教授，他对本书终稿的评论使我能够避免许多缺陷。假如我想说任何尚存的错误都是我的评论家的过失，那么这不会是真的，我必须承担责任。

艾伦·霍加特

对那些给本书以贡献的人来说谁的贡献最大，我把它留给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去裁决，看谁受之无愧。

目 录

总 序	(1)
序 言	(8)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十九世纪的殖民开拓和帝国主义	(6)
第三章 马克思建立一个基本框架	(16)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批评家	(31)
第五章 反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攻讦	(55)
第六章 新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68)
第七章 “凯恩斯革命”和帝国主义	(82)
第八章 经济帝国主义——过去、现在与未来	(95)
注 释	(105)

第一章

导言

要写帝国主义，马上会提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凯伯纳对1840—1960年期间“帝国主义”一词的用法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十二种不同的涵义；^①过去常用来区别这些涵义的一般准则是伦理上的，即好与坏的概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帝国主义一语往往用作对一个外国专制政府（通常指法国）的贬意描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帝国主义有了褒美的涵义并且与英国的统一帝国的殖民地政策紧密结合；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帝国主义的涵义变得具有二重性：用于外国专制政府时是贬意的，而用于英国殖民地政策时则是褒意的；把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等同起来的情况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持续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人们一般认为英国的殖民地活动给殖民地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还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是公正的。

十九世纪末的“争夺非洲”，标志着“帝国主义”一词用法的转折点。为殖民地活动（特别是在非洲）在经济上和道义上进行辩护，在英国受到抨击，因为“帝国主义”成了一个可恶的名词，诋毁的名词。直到十九世纪结束，尽管用法

所震惊。在其它这类问题中可以例举自由贸易对保护制度、不景气及其治疗、战争及其原由、工业化及其如何开始或者能够如何开始。帝国主义问题有着占据中心地位的殊荣。它与许多或者说几乎所有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也与法西斯扩张主义——一个在西方很少有人认为是经济术语——的问题密切相关。

帝国主义是一个相当困难和复杂的概念。当代很多最有才智的人已经对它作过自己的努力；因为世界经济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了，还因为每一个新作者都不得不考虑那么多前辈们的思想，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讨论变得更复杂了，此外，它还受到感情激动的强烈指责。通过这个迷津的任何向导承担一个象详细解释“天书”*那样吓人的任务。对霍加特先生为保持天平的平衡，为给予他的所有见证以公平的地位而采取的不偏不倚的用心，读者将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霍加特旨在评注，即在每一部分他都概括了一个学派或一个人的基本观点，并加上一些自己的批评性评论，充分地发动而不是抑制我们的批评能力。

为鼓励探究原著，进而追究引起人们兴趣的思想，这里有一个范围广泛的文献目录。它限于英语写的著作，但是，除了有些用譬如日语那样的语言而写的尚不熟悉的新作之外，它包括了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著作。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目录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如果对此熟悉的任何人认为有什么著作遗漏，他可以把它补列进去。例如诺尔曼·安吉尔

*“天书”的原文为 the doctrines of the “four-and-seventy jarring seats”。——译者注

民主义被用于有关英国统治殖民地并使之从属于它的地方；殖民主义经常伴随着暴力和在殖民地内很少独立发展（印度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早期例子，东非则是较晚的例子）。

殖民描述的是英国资本和劳动怎样转移到殖民地并在其领土上移植一个英国社会形式。^⑤当这些殖民地经过政治和新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独立于英国时，一种较松弛的关系继续下去。（见第二章）（以澳大利西亚*、加拿大和南非为例）殖民似乎对英国和殖民地都有利。而殖民主义的进程似乎只对英国有利。

J·A·霍布森（见第四章）承认这两种扩张形式的区别，但是他用殖民主义这个词来描述被规定为殖民范畴内的东西，而把统治和依附的关系留给帝国主义一词。马克思和列宁对这个问题都不太清楚（见第三、四章），尽管他们一般好象指殖民主义，而不是殖民，更重要的是需要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来自资本主义的内在作用，它对于解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是作为殖民主义而发生还是作为殖民而发生，没有多大关系；帝国主义作为对资本家行为的描述，两种形式都包括。

“新殖民主义”术语近来又被用来描述当今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关系。^⑥这一术语遵循以前提供的殖民主义定义。当代资本主义扩张不牵连对这些落后国家的移民，但它还产生统治和依附关系吗？当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批评家们争辩说，这种关系的存在解释了今天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发展不足，这是新殖民主义的术语之所以适用于这一进程的原因。

* 澳大利西亚，在这里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岛屿。——译者注

（见第六章和第八章）

某些学者认为，必须把基于暴力和统治的扩张和基于有关集团之间合作的扩张区别开来，从而以这种方式继续霍布森的分析。按照这个思路，限定帝国主义关系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卷入而是较强国家对较弱国家的暴力和统治的存在。关于不依靠暴力，资本主义能否扩张的问题，将到后面去讲。（特别是见第八章）

二

本书关系到理解经济进程。经济进程常被许多作者用来解释叫做经济帝国主义的现象。为做到这一点，必须讨论这些解释从中得到发展的方法论框架，就是在这里，关于经济帝国主义争论的核心被揭示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用于支持各种分析的历史论据，仅仅是受到有限的注意，因为直到所争论的问题被理解之前，应用证据的目的不多。

无论是根据定义还是根据经济分析，当代关于经济帝国主义争论的基础都奠定于十九世纪，这占据了本书开头几章。第一章简短地概述了关于十九世纪殖民的论战的某些方面；给那些希望对此进一步探索的人提供了一份文献目录。

第二章有两个目的。一是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提供一些理解，这对了解以后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解释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在对待殖民的态度上的根本区别。诸如象E·G·威克菲尔德、罗伯特·托伦斯和J·S·穆勒这样一些较晚些时候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改良了的工业资本主义能够以这种大家会得利的方式运行，所

以，他们偏爱殖民。尽管英国存在苦难和贫穷，但这些经济学家不相信这个制度已经失败了。他们看到这个制度在其中运行的环境存在问题，而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存在问题。建立在古典的自由贸易和资源自由转移原则之上的殖民，被推崇为可以保证继续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殖民地的。

马克思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固有的，它们不能被改良所纠正，并将最终导致这个制度的崩溃。问题是在这个制度本身，它的更替是唯一的解决；改良只能延缓崩溃并使资本家阶级继续扩张。殖民是这些改良之一，它仅仅有利于宗主国的资本家阶级而不利于那里的人民和殖民地的人民。

这个对殖民的态度的根本区别，是在当今关于经济帝国主义的争论背面。本世纪更替之时，霍布森争辩道，只是一些英国大投资者由帝国主义得到利益，但是英国内部的社会改良将会纠正这一点并使资本主义在没有帝国主义的情况下继续下去。^⑦ 列宁遵循马克思，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一部分，政策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接近了灭亡。更近些的批评者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政策，凭借这一政策，发达国家及其庞大的公司控制世界较贫穷地区的经济。与此相反，其他作者争论道，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只能由较富裕国家继续卷入较贫穷国家的事务来根除。

二十世纪关于经济帝国主义的这些争论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有它的基础，如果首先理解了这个基础，则帝国主义经济学就会得到最好的理解。